

# 老食器

□张金刚

一切与家常餐食有关的器物,我都爱筌而统之地称为食器。它们次第聚拢来,成为家里一员,忠实乖灵地服从主人调遣,分工明确又精诚团结地奉出一日三餐,给养子孙数代。岁月无痕滑过,可经年的老食器却留刻下岁月的印痕,升腾着温度,默述着故事;弥散的,是家的味道。

每当给老家添换锅碗瓢勺、坛罐算筐,父母都会感叹:这些老物件儿跟了我们几十年,对了脾气、用着上手,不用换。我硬是坚持,父母便将新食器塞起来,说:等旧的坏了,再用!我知道,父母与那些散落在老屋各个角落的老食器产生了感情。

一沟的枣树,死了数棵。爷爷蹲下来,用枯槁的大手摩挲着枯裂的树皮,老泪纵横:你们养活了我们全家,打鬼子时还养过八路军,舍不得你们呀!他默默地坐在树下,一锯,一锯,锯了一上午。又几天,锯斫、銼凿、拼接、打磨,做了案板、擀面杖、小凳子数套,分给父亲和叔伯。

我家的那套,还在用。每次回家,母亲便取出缸内的腌肉,拨来应时的蔬菜,用略钝了的老铁刀,将枣木案板剃得当当响,全村人都知道我家要包饺子了。我略带嫌弃地说:这案板都凹陷了,还剃出了木屑,该换了。母亲拍拍我:你就是吃着这木屑肉馅儿长大的,看多壮实!我憨憨一笑。两块枣木拼成的面案板,接缝处或存了硬面渣,或透着光,却与擀面杖一样溜光水滑。两相碰撞,“嘎嘣嘎嘣”十分悦耳,甩出张张饺子皮儿。

院中,山里采来的石块、石板架成的简易餐桌,早被蹭得没了棱角;三把枣木小凳摆上,面儿凹了,腿儿细了,楔儿松了,却还稳当;几个磕了沿儿的蓝纹瓷碗、团花盘子,盛了热腾腾的饺子端上,催开了父母和我的脸庞。不变的食器、不变的情景、不变的亲

人,一如昨日的昨日,可悄然间父母已年过七旬,我也已是中年;随饺子咽下的,更是不忍触及的种种。

秋后的高粱,高挺着秆子、穗子,在田间招摇。放倒,砍穗,收秆,晾晒,又是一季丰收。父亲挑粗壮的高粱秆,一根根码在原木特制的算床上,用麻绳缠好,制成蒸馒头用的蒸算、压豆腐用的压算;母亲选细滑的高粱秆,一根根用长针细线串起,制成放食品用的算排、盖锅瓮用的算盖。褪去高粱粒的穗子,顺溜硬朗,绑成刷锅用的炊帚;浸泡过的白高粱秆,绵软干净,编成淘菜用的小筐……高粱穗秆食器,朴素、耐用,自然环保,很是称心。

每个忙年的腊月,便是这些食器的秀场。蒸算架在铁锅中,经过火烧水蒸,奉出暄腾、喷香的馒头、包子、年糕,晾于算排上;在其与高粱秆接触的一面,自然烙上算排的纹路,道道凹凸起伏的算子印儿清晰、亲切。压好的豆腐,卧在压算上,柔白细嫩;切条儿油炸至金黄,蘸盐码于瓮中,用算盖盖好,炖菜备用。摊好的煎饼,叠成方形,摆在算排上晒干摆好;与肥肠、排骨汤搭配泡食,是冬季暖心暖胃的绝佳美食。破了补,坏了换,一批批高粱秆老食器用下来,彻底将土地、庄稼、三餐、农人紧密地连在一起,相伴昼夜寒暑,不离不弃。

年岁愈长,愈发想常回家看看,吃顿娘做的饭。母亲塌腰弓背,与帮厨的父亲默契配合。用磨短的铁铲,翻烙几张油浸浸、黄澄澄的葱花饼;用磨细的长擀面杖,擀一顿柔长筋道的手擀面;用磨成月牙儿的铝勺,搅动那口老铁锅,慢熬一锅甜香的南瓜红豆玉米糝粥;用磨得光滑的饴烙床,轧一次红薯榆皮面饴烙,爽爽地来上两大碗解饯……猛地发现,只有经年的老食器,才能做出母亲的味道,盛满家乡的温暖。

慢慢,父母老了,心气儿淡了,有些老食器渐次被时光贴上了封条。不养猪了,那个曾盛满新鲜猪肉的肉篓,根根荆条已然脱落、枯朽;菜种少了,那些曾腌满酸爽泡菜的坛子、罐子,都闲弃在院角、墙角,落入枝叶,沾了泥垢;时代变了,那些曾被村里人抢占的石碾、石磨,曾被颠晃摇摆筛出面粉的粗细面箩,曾被家人捂着烧烤土豆、花生的火盆,曾被端在手上舀水舀米舀面的天然葫芦瓢,曾被捧在手里盛水盛饭盛汤的搪瓷缸、铝饭盒,都退出了舞台,孤独落寞地散落村里,或永远消失……

那次下乡,进一农家讨水喝。大妈正忙着为探亲归家的儿子做石磨豆腐,老土灶上的老铁锅里熬着乳白的豆汁,热气翻涌、豆香弥漫,院角的石磨还沾着道道豆粕;闻讯回家的大姐又燃起三爪儿小泥炉,架起铁鏊,为弟弟摊做金黄的发面饼。见我们来,大妈盛上鲜美的豆汁,大姐端来喷香的面饼,热情招待,我们边吃边看着一家人温情地忙活。那些尘封的老食器,因孩子的归家再次隆重登场,点亮了久违的亲情。我喝下的滚烫豆汁,温热了肠胃,又涌上眼眶,几欲溢出。

一道道食器,或是自制、或是买得,或是祖传、或是新置,或是朴拙、或是精致,或是蒙尘、或是锃亮,皆为每家日常生活的必需。盘点细数老家里的老食器,不禁泪眼朦胧:美食消散,食器犹在;加工、炊煮、盛放、进食、贮藏,沉默无言的食器,曾在每个餐前忙碌的时刻,满血复活、辛勤劳作,造就了多少最平民、最养人的汤菜饭食,打理着寻常日子,滋养了数代家人。

老食器,浸润着烟火,沉淀着岁月,相伴着成长,安放乡愁,更寄寓着我们对良好家风的传承,对完满人生的期许,对美好生活的追求,对心上老家的守望……

不同季节温度与湿度  
形成灰蓝色的糜棱岩  
充满神秘的色彩

亿万年,风雨侵蚀  
地质断裂带中的一方水土  
必承受时间之重

走进地质公园  
像走进一座艺术的迷宫  
那蓝色与灰色纵横的沟壑里  
不知掩藏大地多少的秘密

一大片石林  
被板块挤压而突兀于地表  
可以想象这是一种  
什么样的地质与环境  
那时的大地多么柔软  
而这一方被切割的土地  
连冻土也得避让三分

仿佛秘密的神祇,此刻  
我无法取出你梦中的蓝  
而我的鼻息只能在  
能到达你墨色的冠冕上  
去记取你——  
深埋的容颜

## 日照金山鱼子西

4100米海拔的高地  
只有神鸟才能飞越  
当驻足山顶的一刹那  
所有的雪已进入意念

这里是极寒地  
因此,来这里寻找光芒的人  
必先淬炼其灵魂与骨头  
在风的刀刃上行走  
无疑是一场艰辛的守候

盘踞在山顶的风  
像是把人引入秘密的镜子

诱惑的不只是日照金山  
你已进入情感的期许  
你说,来神山祈福  
希望干净的雪能洗涤尘心

风数次逼出眼泪  
你只好回到山顶的咖啡屋  
毫无疑问,此刻的风  
仿若刀片般,吞噬着虚无

所有的救赎  
在大雪来临之前  
你必须回到  
——人间的低处

## 木格措之蓝

犹如一颗巨大的蓝宝石  
镶嵌在群山之中  
女娲雪山的水  
一路揽着山涧的腰肢  
让木格措拥有充盈的蓝

眼里闪烁着古典烟花的少女  
在一场雪来临之际  
已悄然走进千叶兰的体内  
此刻,杜鹃的音符开遍群山  
她仿若情窦初开的小兽

藏地的雪绵密而磁性  
尼玛堆雕刻着神圣与威严  
你用蝴蝶般的身姿  
跪拜于虔诚的记忆里

被水汽覆盖的女娲雪山  
像高原幸运者获得的加冕  
连着前世今生的湖  
相逢越发珍贵

雪花纷纷扬扬  
此时木格措的水里  
我看见有数不清的万千菩提

## 雪山将我们紧紧围绕(组诗)

□苟永菊

### 朝圣四姑娘山

只有这干净的雪与白  
才配得上这“四位可爱的姑娘”  
这凸显的冰雕与色彩  
是这神山6250米海拔  
美的意念,所制造出来的

这窒息的白  
我曾数次手掌合十  
神似乎在指引  
可以用祈祷来解开  
美的负累与枷锁

关于桎梏与偏见,嫉妒与爱  
你只需要一次的蜕变  
就可以离开那些刺骨的冷  
自由穿梭于云翼之下

风对雪花说  
腾空负重的翅膀吧!  
让水的自由与力

回到河流的本体  
在磁场的维度里  
在山与水之间  
为人类搭建一座美的桥梁

风吹出祈祷的眼泪  
我的颂词穿过虚无之门  
雪用闪耀来点亮每一座山头  
一路融化,一路飘落

### 折多山的风

山太高,风烈  
只能低头行走  
就像山坡的石子一样  
低下来,路才会越来越清晰

只有这海拔4298米的高度  
才足以让瞳孔窥探到  
这层层叠叠易碎的晶体  
只有这冰浸的冷与痛  
你才会有感官的触动  
“不要让风穿过你的身体

不要让恐惧改变你”

银色的雪为古典的长裙  
披上狂舞之妆  
所有人都排着队  
抛出的龙达在大脑里反复印证  
嗓子里喊出的祈祷  
神比一切都看得清楚

向风马旗行以注目礼  
群山以白的名义交出  
圣洁的礼物。神住在山巅  
须弥的目光在指引  
一个迷途的孩子来翻越  
这亘古的石头

手势在灵魂的救赎中  
光芒植入岁月  
雪山将我们紧紧围绕  
——围绕,围绕

### 地质迷宫——墨石公园